范太史集

四

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猶完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竊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

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百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范太史集卷十三

聖人之行莫先於孝經孝經有古文有今
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
以來唯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
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
臣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
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闕者覽
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羣經之首萬行之宗儻
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繕寫為一册上

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
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
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
之愚

薦講官劄子 十一月十七日

臣伏聞仁宗天聖初嘗詔天下訪求講說之士令陛下
方嚮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乏於此
大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伏見前校

書郎司馬康年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資性端方
克肖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康為本局檢閱
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觀其人操守如一尤長於
講說使之執經必能稱職質於公論皆以為宜臣竊以
光之忠直簡在聖心如康之賢陛下必自拔擢今臣止
言其所長伏望陛下知察而已取進止

貼黃臣聞先朝舊置講官四員今孫覺在寬假臣
與顧復輪講委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衆所共

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以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修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

論執政關官劄子

臣伏見自胡宗愈罷關尚書右丞一員執政繫朝廷重輕自非人望所屬有益於國不可以備位乞陛下精加審擇若聖意未得其人寧且虛此一員亦未至於關事取進止 乞留中

乞差實録檢討官劄子

臣伏聞曾鞏已除外郡修實録關官一員昨差司馬康充檢討康以非久書成固辭而罷今來曾鞏未了文字

不愛一人所以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故聞確名者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為巳私物市恩結黨故貪利之士多為確用今佐佑確者不過懷其舊恩嘗與之相濟為惡或畏其復起不敢結怨不能然則所見偏謬謂確以詩得罪欲薄其責不出此三者而已臣聞帝堯刑一人而天下服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逆亦不過誅其元惡餘皆赦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

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

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論城濠

臣伏聞開修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二丈五尺濶二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

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於此百三十年無山川之險可
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
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
版築過當小人之情唯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
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後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
姦臣之所利本非先帝意也陛下始初聽政散遣修城
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完之而已可
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為

方城偏門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比祖宗時所無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為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謀也必以為備北朝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畢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畢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任最隆皆比宰相伏乞深留聖意慎加選擇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可稱唯近日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奏陳料陛下必盡記憶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臣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乞留中

再論城濠劄子 十四日

臣昨上殿論修城開濠欲乞改東西南三面偏門甕城曲門為方城直門其濠廣濶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

前奏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封樁劄子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

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論常平劄子 二十日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畜積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饑饉流亡昨春夏旱京西陝西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饑民羣行刼米坐法配流者係纍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於溝壑與配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哀閔而為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黃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

於甚貴傷民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陛下誠能
出內庫金帛數十萬以為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
以時則官本存常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命無大於
此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
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民心也
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今年散
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陛下出錢十
萬緡散之窮民民苦於寒陛下不忍坐視其死捐以與

之誠知民為國本不可不愛惜也況羅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止是以內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為乎如以臣言為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再論封樁劄子 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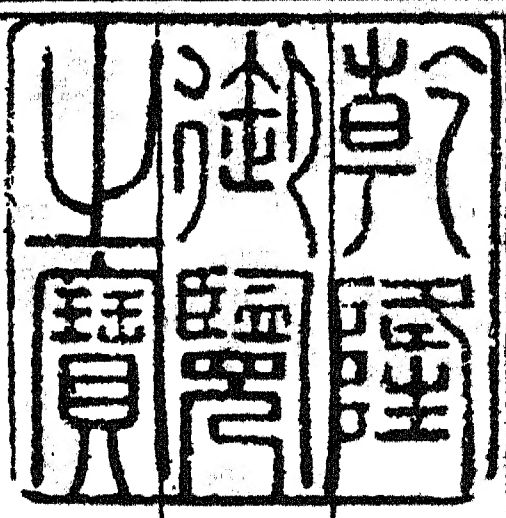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

賽神祇則君臣釋然慶會不復以民生為念矣夫歲之有豐凶天之常也豐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亡者有畜積以為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已無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思僥倖天災之不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唯速欲得錢必至甚賤又小民不為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粒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操斂散之術以權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

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不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足也至於衰世豐不知斂凶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流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如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今天下背本趨末民惟視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為急乃可以使民務本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好之者衆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為重者哉

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為至於五穀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享國幾五十年江南久安風俗奢侈不務畜積侯景之亂連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籍而死唐末高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册所載古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畜炭冬則藏氷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為凶歲之備蓋以五穀為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歎知天

時之有必至也惟陛下留意於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



范太史集卷十五